



# 信念无裂痕

□本报通讯员 胡志中 本报记者 刘建林

一条铁轨连着两个世界:一头繁华,一头孤寂;一个亲近,一个远离;但有时候,一个过于喧嚣,一个反倒清静专注。

身为中铁十七局铺架公司唯一的探伤女技工,关改玉常年身居人迹罕至的旷野,繁华的都市反倒成了偶尔歇脚的驿站,在这寂静与喧嚣的两重世界之间,年仅26岁的关改玉已经奔波穿越了5年。

“不了解我的工作,你就无法理解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沉稳的语调,优异的成绩,再联系旷野的粗犷,很难让记者将与眼前这个清秀、瘦小女生的形象相匹配。

5年多来,她先后参与了海南东环、京沪高铁、汉宜铁路、宁杭客专、津秦客专、邯黄铁路等6项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在线路上累计步行1500公里以上,平均每个工作日至少步行16公里,共检测焊头8000多个,准确率95%以上,被誉为巾帼不让须眉的“钢轨医生”,并被评为“全国五一巾帼奖章”获得者。

在工地、在项目部,在被太阳晒得滚烫的铁轨旁,记者搜集到了许多发生在关改玉身边的小故事,它们就像成串成串的珍珠,闪烁着璀璨、迷人的光芒,深深触动者倾听故事的人。

## 从办公文员到女技工

最初参加工作,关改玉是中铁十七局集团铺架分公司海东项目部的一名办公文员。“我是天生的女汉子,一听说项目急缺探伤工,坐不住的我就第一时间报了名。”对于自己走出办公室,拾腿工地的经历,关改玉说是性格使然,然后一笑带过。可当时她尚未完全意识到,自己选择了一份责任重大的“苦差事”。

初到工地,关改玉抬眼望去,在现场出力流汗的几乎全是男人,而大伙乍一看来了这么个清秀姑娘也觉得新奇,最初还纷纷发扬风格,一到上工,有的帮她收拾工具,有的叮嘱她注意安全,走在路上还时常关注她,怕她体弱掉队。

“这样的‘待遇’我其实没享受几天。”关改玉笑着说。在刚进厂的年轻技工中,关改玉话不多,干活也并不显眼。可过了几个月,

师傅们发现,这个清秀柔弱的小姑娘身上有着特殊的钻研劲儿。

一有探伤任务,不管路程多远,她总是悄没声的紧紧跟着;回到操作间,练习时间最长的是她,请教问题最多的也是她。原来,一到工地,她便暗暗给自己立下了规矩,既然选了个专业,再苦也要咬牙好好干。

后来,工友们一看这架势,便不再把她当小妹妹看待,视如“兄弟”了。

其实,他们不曾想到,这个柔弱女生不到90斤的体重,每天要负重20多斤,步行至少10公里以上,再加上一路高度专注的学习操作,早就令她脚上磨出了血泡,紧张到失眠……然而,无论怎样一出宿舍门,大伙看见的又是一个不知苦累的女技工。

## 敢打“硬仗”

“守住两根轨,迈开一双腿,不敢多喝水,基本不张嘴。”这是关改玉独有的探伤“操作法”。

在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中铁十七局集团铺架分公司宁安项目部,记者从下午7时开始,就跟着她,顺着铁路路基的钢轨一路前行。

临行时,我们备好矿泉水,她却只带了干粮。晚餐时,她也只啃了两个馒头,稀饭一口没喝。

同行的人悄悄告诉我们,工地上没有厕所,方便时要到线下的村庄。一旦忙起来,根本顾不上下线。工作前,关改玉总是尽量不喝水,减少上厕所的次数。

艰辛不止于此。南方夏季天气炎热,钢轨温度要比周围高出十几摄氏度,一不小心碰到,仿佛能听到皮肉被炙烤的“滋滋”声。一天下来,皮肤变黑脱皮,眼睛被汗水蒸发后的盐粒烧得火辣辣的疼;倘若施工在北方,到了冬季,五六级的北风让寒冷渗入骨髓。为确保检测精度,关改玉不能穿得太厚,为了更熟练、精细地操作,她总是习惯于脱掉手套。风像刀一样割破薄薄的工作服,手上冻疮流出的黑血一会儿就被寒风固结了。

探伤,是钢轨焊接的最后一道工序,受天气、环境等因素影响,常在夜间进行,再加上探伤和焊轨之间有一定“时间差”。往往是

焊轨队在前面热火朝天地干活,探伤工却在一公里以外的寂静黑暗处作业。关改玉就靠手电筒微弱的光亮走完所有路程。

关改玉回忆,在海南东环铁路作业时,路基两侧植被茂盛,经常有野狗出没。凌晨工作时,一双双绿色发光的眼睛在树丛中时隐时现,莫说女生,大男人也觉着脊背发冷。

当时,只有她一人在后面,自己不敢哭,也不敢盯着看,胆战心惊地小步前挪。怕到极点,便索性放开,大声歌唱,也不知道唱的是什么,反正一首接一首,直到看见前面的光亮。

对于关改玉,这样的“练胆”经历不止一次。

京沪高铁施工期间,冬季,她要在高架线路上探伤,每天至少3趟攀爬10多米的高架梯,这对于一个从小怕高又少攀爬的女孩子而言,无疑是道巨大障碍。

“第一次往上爬的时候,心里就想着赶快上去干活,眼睛瞅着上方,手抓着护栏,一步一步往上爬,结果爬到头了,横跨一个低护栏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站在了十几米高的细窄高梯上。”

“上面风太大了,很冷,也很难站稳,我感到一阵阵的眩晕,腿软到不行。”关改玉说,到了作业现场,因为作业架高悬、陡峭,山风凛冽,自己顿时僵硬,动不了了。

“闭上眼,扶住我,什么都别想。”实在没辙了,听到背后队友的叮嘱,关改玉闭眼听从,最终硬是从后面一位工友把她扛举在肩,过了那道坎。

然而,难题还未完,因为深冬的高架线路,风大且异常寒冷,关改玉为了御寒,身着一件绿色军大衣。瘦小的她,行走在狭窄有限的高架上,肥厚的棉服成了牵绊,不仅走得跌跌撞撞,更要命的是探伤时,衣服太厚致使她不能完全下蹲,严重影响操作。

脚下是近20米的悬空,身侧是呼啸而过的山风,关改玉又一次向内心的恐惧发起挑战。她果断扶杆站起,脱掉大衣,身着薄衣,集中精神开始作业。

数九寒天,温度已然零下,更别说狂风呼啸的高空,这一小女子的坚强举动令身边

的工友既震撼,又感动。

就是这样的工作状态,关改玉持续了多日,最终京沪高铁所有的探伤工作顺利通过验收,而这个硬骨头小姑娘更是令业上印象深刻,连连竖起大拇指,说:“改玉了不得,敢打硬仗。”

## 职代会上的“明星”

为了干好探伤工作,关改玉吃了不少苦,可也因此收获着幸福。

去年,她作为一线职工代表参加了铺架公司的职工代表大会,首次出席这样的大会关改玉既兴奋又紧张。

兴奋的是,自己能够带着一线工人的诉求和期待来参会,自然倍感光荣。

可相较于兴奋,她更紧张,原因在于,参会的不少都是公司领导以及来自各个项目的高架梯,而且自己只是项目上的一个小技工,且常年工作在外,恐怕进了会场会既说不上话,又认不得人。

带着重重顾虑,关改玉进了会场。谁知一进门,她就被人围得挪不动步了。

“姑娘,你就是关改玉吧?好样的!”一位老职工走到关改玉身边,激动地拉住她的手;“身体力行,是青工的榜样,是铁建人的好苗子!”老职工感情真挚。

“谁说女子不如男?!改玉你是咱女职工的骄傲,我们要向你学习。”

……

令她没想到的是,所到之处自己几乎成了会场的焦点。

她有所不知,早在开会之前,铺架公司总经理赵新华便如广播一般向在场的诸位隆重“推出”了这位优秀女职工,而她一进场公司领导更是拉着她向大伙推介介绍。

身为企业唯一的探伤女技工,关改玉常年身居人迹罕至的旷野,繁华的都市反倒成了偶尔歇脚的驿站,在这寂静与喧嚣的两重世界之间,年仅26岁的关改玉已经奔波穿越了5年。

##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

# 张忠辉： 爱和难题较真

□本报特约记者 朱润胜 通讯员 李榕榕



张忠辉是秦皇岛供电公司变电检修二班副班长,拥有10项国家专利。

他当检修工,一干就是20年;一年到头,90%多的时间在户外工作;年纪轻轻,就已拥有10项国家专利……当记者见到一头短发、穿着朴素的张忠辉时,很难把这个毛头小伙和那么多的业绩联系在一起。但细细了解之后,不由得为他的痴劲、钻劲所折服。

十多年的工作,养成了张忠辉爱和难题“较真”的习惯,就像钻头角尖一样,越是遇到问题,越有一股子不认输、不畏难的劲头。

一次,秦皇岛小营变电站145开关在预试中出现频繁打压故障,而且故障不是持续性的。在此之前,检修人员曾两次处理,但都没找到症结,影响电网安全运行的隐患始终没有消除。当领导和同事都无计可施,想边运行边观察时,碰巧到现场的张忠辉来了劲头,决定自己较较真。他时而转圈查看设备,时而坐下沉思,仔细分析可能的原因,一个个部件的原理及功能在他脑海里过起了电影。最终,张忠辉把故障点锁定在了二级阀上方的高压逆止阀上。他果断地拆开逆止阀,把密封作用的钢珠滚落出来,用手指捻动,一个月牙形的凹痕显露出来。原来,随着开关的分合闸动作,钢珠上的凹痕滚动到密封口时就会发生故障。换上新钢珠,再查,故障消除了,同事们都佩服地竖起了大拇指。

随着现代电网的飞速发展,电网设备的更新换代加快,张忠辉说,这对检修人员的技术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光凭经验已经不能胜任了,要走创新的路子。

在以往的电力设备检修中,对于高空作业目标,主要有三种方法:人工攀爬、使用搭靠梯或者升降车。三种方法各有缺陷,人工攀爬费时费力且不安全,搭靠梯容易给电力设备造成损伤,使用升降车成本高且受场地条件的限制。张忠辉在不断摸索中,逐渐瞄准了创新点,带领同事开始攻关。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反复地进行对比、计算、分析和验证,经常是妻子打电话催促时才想起回家吃饭。功夫不负有心人,去年7月,张忠辉最终发明了新型高空作业检修梯,彻底避免了电力检修作业中对户外隔离开关等电力设备的损伤,并保证了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获得国家专利。

“我们铁建企业,就需要这样的能工巧匠、金牌工人!”

## 其信念没有丝毫缝隙

关改玉工作时每一个细节都力求一丝不苟一丝不苟。“我眼里,每一次干活都如同在鉴赏艺术品。”

根据探伤仪荧光屏显示的波形,她能够准确地判断出焊轨质量的好坏;根据缺陷波形的“长相”,准确对缺陷进行定性。

“这个小姑娘掌握的方法,是我们干了十几年才得来的!”老师傅对她竖起大拇指。

干活有心、精益求精,内心的力量推动着她风里雨里不辞劳苦不敢松懈,也让她在全公司出了名,然而优秀业绩的背后,积累了无数地对家人、对自己内心的亏欠。

“别的女生宿舍都是花花草草,布置精致,她的宿舍却摆满了黑不溜秋混凝土试块。”第一次到工地现场办公的铺架公司总经理赵新华,对关改玉印象深刻。

“今年过年我又没回家,在工地和爸妈通了电话,原本想说很多,可一听到他们的声音,我就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手捧话机,听到父母关切的声音,关改玉说自己如同孩子一般,放声大哭,哭完了也就缓解了那份思念。

“有时,我也很想和我的同学、闺蜜一般,身着长裙,优雅美丽,可每当我站在蜿蜒的铁轨旁,那种成就感、自豪感较之前那份忧伤,更有过之。”

关改玉说,对待自己选择的人生,其信念就有如这钢轨的焊缝,没有丝毫缝隙,坚定而稳固。

(本版制图美术:李法明)



# 通信工区里的 “最强大脑”

□本报记者 张坤 通讯员 牛剑

一台专用电脑,一张SD卡,一个读卡器,一支笔,一沓密密麻麻写满数据的纸,还有显示屏上多达几万条的机车CIR设备运行数据,这就是武汉通信段襄阳无线检修工区副工长罗军的“战场”。设备被形象地称为机车的“耳朵”,“耳朵失聪”——接受信息不良,就会影响列车安全正点运行。

在这里,他每天要对30000多条设备正常运行数据,与故障设备少则千条,多则数万条数据进行分析比对,并用极短的时间从计算机屏幕上快速滚动的海量数据中,找到故障设备异常点,找出设备故障原因,从而避免列车带病上线,这就相当于“数万只苍蝇从你面前飞过,你要找出其中不一样的一只”。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罗军成功排除设备故障200多次,准确快速,无一失手。

35岁的罗军干这活也是半路出家,随着铁路列车无线通信设备从模拟到数字的转变发展,设备数据分析员的岗位作用日益凸显。新设备运用初期,设备只能靠设备厂家技术人员维护,成本高、效率低成为了列车无线通信设备保障的难点。罗军成为车间第一名CIR设备数据分析员第一天起,曾经当过兵的他就拿出“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的狠劲,他下载了5个不同厂家30多种不同软件,多达十多G的设备正常运行数据,并坚持每天看上一遍,通常熬到深夜,眼睛疼痛得不能视物为止。遇到不明白的就打电话向设备厂家专业技术人员咨询。时间长了,厂家技术人员对罗军是“又爱又恨”;爱他谦虚好学,恨他一请教就是几个小时,把电话都打爆了。工友们都笑他,别人都跟女朋友“煲电话粥”,他却跟厂家技术员“纠缠不休”。就这样,罗军数据分析熟练,故障排除的技能越来越精湛,成为车间机车设备维护的“尖兵”。

近年来,罗军分析的数据已达40多个G,120多万条,用他的“最强大脑”保障了一趟趟列车的安全。

## 人物点击

作为一名隧道建设者,他说,看着隧道逐渐贯通,之前的辛苦就会变成一种自豪

# “在峻岭中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本报记者 王维砚 徐福平

老人们扯着小板凳在院门口坐着,小孩子在门前空地上追逐嬉戏,一辆汽车开过,老人和小孩同时好奇地向车窗里张望,眼神淳朴真诚。灰墙黛瓦背后青山层叠,云雾缭绕,潮湿的水汽氤氲在微甜的空气里,在这里,土家族的村庄缓慢而自在地生长着。

5月26日,记者一行人来到了位于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谋道镇。从湖北利川火车站向西北驱车一小时,车子便驶入谋道镇境内。“大丈夫磨刀垂宇宙,士君子谋道贯古今”,武夫磨刀、文人问道,“谋道”因此得名。

“东据荆楚,西控巴蜀”,小镇地处鄂西南边陲,是鄂西渝东的咽喉要塞,318国道、宜万铁路在这里纵贯全境,而正在建设中的利万高速公路也将从这里穿过。

作为国家高速公路网中沪渝高速、沪蓉高速的重要连接通道,利万高速连接湖北省利川市和重庆市万州区,全长96.09公里,而由中铁一局桥梁公司承建的利川至万州高速公路湖北段第二合同段的起点就位于谋道镇,标段内有4桥、7涵、8隧,其中8座隧道单线全长14.4公里,占管段全长的87.3%,成为国内目前单标段内密度最大的隧道群。

一条隧道就像一个隐喻,桥梁人的故事就在一座座隧道间铺展。5月27日,记者在中铁一局桥梁公司利万项目部一分部采访了桥梁人王卫良。



## 转山的“运输大队长”

“以前和土打交道,现在和岩石打交道,对桥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34岁的王卫良是河北人,个头不高,看着瘦却隐藏着力量感,浑厚中略带沙哑的嗓音透着北方汉子的豪爽。2002年6月他从宁夏大学交通工程专业毕业,先后参加了天津津滨轻轨六纬路站、天津地铁2号线津赤路站等项目的建设。2013年2月,他被调入中铁一局湖北利万高速公路第二合同段一分部,担任分部总工程师,负责技术及管理工作。

由中铁一局桥梁公司承建的利川至万州高速公路第二合同段,起点位于利川市谋道镇桂花坪村杉木园,由大庄村向北前行,经马扎滩、鹿子坪、迎门寺、红卫桥、白果坝、柑子树,至标段终点万州区龙驹镇田家坝口,接利川至万州高速公路重庆段,标段内8座隧道单线全长14.4公里,构成国内目前单标段内密度最大的隧道群。

由于该隧道群分布于鄂西的褶皱山地,地质复杂,山高谷深,地形陡峭,受区域构造、地层岩性、地形地貌及水文地质条件影

响,岩堆、危岩体和潜在不稳定斜坡等不良地质广布,施工场地狭窄、施工便道条件差。王卫良和工友们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了项目一分部的建“点”工作。

项目伊始,临建工程繁杂,技术人员不足,开拓性工作面临各种困难。白天,王卫良带领技术人员“转山”跑现场,勘测地形;晚上,他组织大家讨论临建方案,审核图纸,计算工程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没有在12点之前休息过。

前年年初,王卫良和工友们临时租住在桂花坪村的老乡家里,当时山间施工便道还未修好,逼仄的羊肠小道汽车无法通行,因此二十几个人的生活、办公用品只能沿着原有的盘山路运送到山下。再靠大家的肩膀一点点“驮”回1.5公里外的住所。在王卫良的带领下,技术人员们在工作之余做起了“挑山工”,“运输大队长”一时间成为了工友们对王卫良的美称。

“看着隧道逐渐贯通,之前的辛苦都变成了成就感和自豪感。”王卫良告诉记者,自2013年初进场以来,中铁一局桥梁公司利万项目部已先后顺利贯通隧道5座,施工任务完成66%,目前项目施工已全面展开。

## 大山深处的寂寞与坚守

在悬崖峭壁、崇山峻岭间行走作业,随时都有可能遭遇危险。

去年11月的一天,在一次例行工作中,